

B1/233

2008

思想悦读
品读经典 安顿人生

苏格拉底 卢梭 海德格尔等 著
吕陈君 主编

智慧简史

对世界奥秘的终极探索

A BRIEF HISTORY OF WISDOM



中国言实出版社

卷首语

抵达彼岸的路途

仰望星辰、太阳和天空
我们充满惊异
她驱使人们去思考万物本初
于是哲学诞生了
这是神赐予人类最大的福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浩瀚的人类历史归根结底只是极少数伟大智者的思想史。何为思想？思想有两层涵义，一种是指普通的思想，另一种则是指创造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是人皆有之或人皆能之的，而创造性的思想却只有极少数天才人物才能具备。但创造性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偶现的，它们都是从传统思想中沿承下来的，所谓创造性的思想都只是重新提出并试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就是通过这些伟大的创造性思想不断地推动前进，其思想结晶便积淀成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并不断地流传下来，成为永恒的经典。

思想不等于智慧，甚至最伟大的思想也不等于智慧，只能说在伟大的思想中包含着智慧的影子，智慧本身是伟大思想不可思议的超越。任何人的生命与人的历史相比，都是短暂而渺小的；人的历史如果与我们存在的这个星球的地质年代相比，其倏忽和一瞬也是可以用“刹那”来作类比；而地球的年龄之于宇宙，又是何其的不足道哉……如此渺小而有限的人，如何才能与那无限而永恒的存在相勾联并思考之？其答案是一致的，那就是智慧。

人之于智慧如何可能？不同的伟大思想家给出了不同的路径。但我以为，其中

人文主义(它与神启主义、神秘主义相区别)的答案只能是哲学,哲学通向智慧之路是有规则可循的,是有清晰的历史传承的,是可以重复的,因而是可以习得的。

我们不应忘记海德格尔的名言:“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作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哲学是一种超越了工具层面、实用层面、现实层面,甚至价值层面的“元思考”,她无力也无意回答许多现世和现实世界的责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哲学缺席,人类追求的“意义”的冲动和企图都将乏力无着,实现无期。

从整个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的思想从混沌蒙昧的原始思维中脱离出来的过程。最早的哲学家都带有宗教性质,他们试图确立起一种清晰的合乎秩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古代哲学包罗万象,或者说一切学科都包涵在哲学范畴之中。第二个阶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哲学与宗教逐渐分离,但同时哲学包罗万象的属性也逐渐消解。医学、物理学、法学、政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作为独立学科逐渐从哲学范畴中分离出来,近代哲学为各种专门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指导原则,奠定了近代科学的思想基础。第三个阶段是随着各种学科体系独立并完善以后,哲学就陷入了危机,这是现代意识形成的思想根源。我个人认为,对现代哲学来说,那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或自圆其说的问題,都属于哲学范畴,而这些难题在各门学科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数学中的哥德尔不完备性,物理学中的人择原理,人工智能中的图灵测试,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政治学中的独裁悖论,等等。所

以,我同意文德尔班对哲学及哲学史的看法,即一方面哲学有自己的问题和概念,另一方面它又为其他学科提供了一个可供理解的语言图式或叙述模型。

本书精选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家,特别是他们论述自己“核心思想”的经典著作,可以说就是一部浓缩的哲学史。根据所论述的内容,我们将所选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是哲学大师的思想自述,主要探讨对哲学本身的认识;第二辑是论述存在问题的经典文论,主要探讨形而上的终极存在;第三辑是论述认知问题的经典文论,主要探讨认知如何可能。哲学的智慧并不涉及具体的对象,而是关于整体性的思考,因此哲学成为一切知识的源泉。哲学的用处乃是无用之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

本书是《思想悦读书系》的第三辑。“品读经典,安顿人生”,是我们倡导的一种读书理念。它主张每个人(特别是青年读者)平常要花一些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品味经典,从中不仅汲取人类伟大思想的精粹,而且学会以科学的态度善待人生,学会如何战胜生活的烦恼、情欲的动荡、人生的苦闷、死亡的恐惧,等等,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

我们在编辑体例上进行了细致的安排,每篇文章关乎论旨的文字均用黑体字加以强调,而对读者有重要启发作用的文字则加了着重号,在方便阅读的同时也增强了赏析效果。

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科领域内的思想名著精读文本,以飨广大读者。

编 者

2007年10月

目录

对世界奥秘的终极探索

001 / 卷首语 抵达彼岸的路途

第一辑 思想自述：智慧之谜

001 / 在法庭上的最后申辩 / 苏格拉底[古希腊]

006 /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 / 圣·奥古斯丁[古罗马]

013 / 人是思想的苇草 / 布莱兹·帕斯卡尔[法国]

017 / 在孤独和宁静中享受思考的乐趣 / 让·雅克·卢梭[法国]

026 / 论学者的使命 / 约翰·费希特[德国]

033 / 哲学的本质 / 威廉·狄尔泰[德国]

038 / 孤独·忧郁·自由 / 尼·别尔嘉耶夫[俄国]

050 / 什么是哲学？ / 卡尔·雅斯贝斯[德国]

057 / 只剩下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与《明镜》杂志记者的谈话 / 马丁·海德格尔[德国]

077 / 我怎样看待哲学 / 卡尔·波普尔[英国]

087 / 我的哲学之路 / 让·保罗·萨特[法国]

091 / 中国哲学的未来 / 牟宗三[中国]

098 / 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泉——关于现象学的谈话 / 雅克·德里达[法国]

第二辑 终极的探索:存在之谜

- 105 / 上帝存在的证明 / 托马斯·阿奎那[意大利]
- 108 / 论神(自然) / 巴鲁赫·斯宾诺莎[荷兰]
- 114 / 单子论 /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德国]
- 124 / 存在就是被感知 / 乔治·贝克莱[英国]
- 128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亚瑟·叔本华[德国]
- 134 / 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体 / 恩斯特·马赫[奥地利]
- 140 / 希腊悲剧中的酒神精神 / 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
- 148 / 论神的实在性 / 西田几多郎[日本]
- 151 / 禅是什么? / 铃木大拙[日本]
- 157 / 存在的意义问题:遮蔽与澄明 / 马丁·海德格尔[德国]
- 166 / 哲学与语言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奥地利]
- 176 / 作为问题的死 / 汉斯·伽达默尔[德国]
- 187 / 存在先于本质 / 让·保罗·萨特[法国]
- 193 / 论疯狂 / 米歇尔·福柯[法国]

第三辑 认知的困境:理性之谜

- 200 / 囚徒困境:在真实与虚幻之间 / 柏拉图[古希腊]
- 209 / 论智慧的本性 /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
- 214 / 论理智中的四种假相 / 弗兰西斯·培根[英国]
- 217 / 论真理和错误 / 勒内·笛卡尔[法国]
- 224 / 论观念的性质及其起源 / 约翰·洛克[英国]
- 231 / 对理解力的怀疑 / 大卫·休谟[英国]
- 241 / 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
- 248 / 二律背反的一个推论 /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
- 250 / 如何来理解哲学史?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国]
- 257 / 实用主义与宗教 / 威廉·詹姆斯[美国]
- 266 /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 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
- 272 /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 伯特兰·罗素[英国]
- 284 / 轴心时代的哲学家 / 卡尔·雅斯贝斯[德国]
- 290 / 哲学的终结 / 劳伦斯·卡弘[美国]

【阅读提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雅典人,古希腊哲学的奠基者,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智者之一。雅典法庭以“渎神违教”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是宣判后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辩护。选自柏拉图的《申辩篇》,题目系编者所加。苏格拉底这篇辩护词是西方哲学史上感人肺腑的经典著作。他坦然承认自己“并无智慧”,宣称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无知”,而不是“自以为聪明”。最后他谈到了对死亡的认识,指出“真正的困难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的事”。为善的目的可以去死,这比苟活于世更有价值,更为幸福。苏格拉底这种崇高的精神魅力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强调人须通过理性来反省自身,第一次使人的认识由外在世界向内心转化,脱离了混沌未开的原始思维,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真正开端。

【关键词】死亡,神,灵魂,幸福。



在法庭上的最后申辩

[古希腊]苏格拉底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为了眼前利益,最终决定承担置“智者”苏格拉底于死地的名声,这样,那些想要诽谤我们城邦的人会因此而责难你们。这些人正是想要抓你们的过错,才把我称为“智者”,实际上我并无智慧。其实如果你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你们就会通过自然进程达到你们的目的。你们可以看到,我生命的旅程已经快到尽头了。我这番话不是对你们在座的全体说的,而是对那些投票赞成处决我的人说的。我还有话要对你们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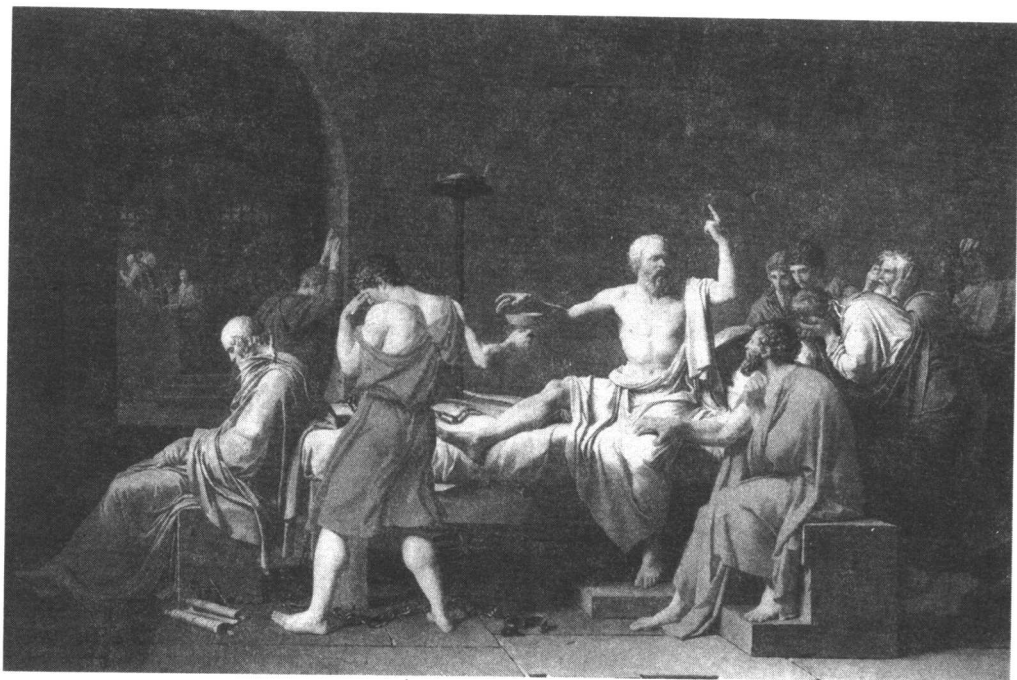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无疑会认为,我之所以被判刑是由于我的辩护不充分,如果我尽可能用言辞和行动打动陪审团以求获赦,也许不致被判死刑。但这种想法实属大谬不然。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被判有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谄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但我并不认为由于我处于危险中,就必须奴颜婢膝。我至今不悔我刚才的辩护方式。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法庭如同战场,无论我和他人都不应费尽心机去逃避死亡。在战斗中,显然经常有这种情况,只要你放

下武器，向追捕你的敌人乞怜，就可以避免一死。在各种危险面前都有很多逃避死亡的办法，只要你寡廉鲜耻到什么也不顾及，就可以死里逃生。但我想，尊敬的陪审员们，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在今天的审判中，我这个迟钝的老人不能逃避死亡和危险；但聪明而敏捷的原告却不能逃避不义，不义比死亡更能毁灭人。离开法庭时，我将由于你们的判决而被处死，但他们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他们和我一样接受判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这种结果相当公正。



雅典卫城遗址。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但我仍感到有一种冲动，想对赞同给我定罪的人做出预言。因为临死之时，是最能作出预言之时。告诉你们，刽子手们，我死之后，比你们杀死我更痛苦的惩罚将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自信置我于死地，就能逃脱我对你们行为的谴责，但在我看来，结果恰恰相反。会有更多的人谴责你们，这些人现在为我所抑制，你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作为更年轻的一代，对你们将更严厉，会给你们增添更多的烦恼。如果你们指望以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制止人们公开谴责你们生平的过失，那你们就太不理智了。以这种方式逃避对自己的谴责既不可能也不光彩。最好的和最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可能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对投票赞成判我有罪的人的最后告诫。



苏格拉底之死:1789年法国雅克·路易斯·达维特(1748—1825)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而被诬陷引诱青年、亵渎神圣,最后被判处服毒自杀。当时苏格拉底的亲友和弟子们都劝他逃往国外避难,均遭他严正拒绝,当着弟子们的面从容服下毒药。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苏格拉底服毒自杀的情节,在一个阴暗坚固的牢狱中展开,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亲人和弟子们分列两旁;牢门半开,从门缝中射进一束阳光,使画中人物在黑暗的背景衬托下格外突出;苏格拉底位于视觉中心位置,他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以坚强的意志,高举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同时镇静地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药杯,面临死亡毫无畏惧。弟子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倾听老师的演讲,竟忘了老师死亡将至。

画面左边一组人物主要描绘亲人们有的陷入深深的悲哀,有的扶墙悲痛欲绝,这是一幕人生悲剧,为了突出苏格拉底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画家有意在画面前景地面置一打开的镣铐和散落的手卷本,这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铁窗生涯的想象,增加了对英雄的认识和崇敬。达维特在人物塑造上既保留了古典主义的造型规则,又着重于人物精神面貌和情感联系的刻画,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幅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被囚于狱中的苏格拉底,被判刑后饮鸩自杀,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苏格拉底镇静自若,左手高举,表明信仰不变!周围哀恸的人们增添了画面的悲剧性。新古典主义的手法,使画面获得了凝重、刚毅、冷峻的艺术效果。

对于主张我无罪的人,趁执政官们正忙着、我还没有赴刑场,我也想简单对你们解释几句,使你们安于我被处死这一结果。我请求你们,尊敬的陪审员们,给我一些时间,既然法律允许,我们没有理由不互相交换一下看法。我把你们看作我的朋友,我想让你们理解我目前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只有你们才真正应该受到这样的尊称——我有一种不寻常的经验。一种预言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要去做不该做的事,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它都要阻止我。现在我碰到了这样的事,如你们所见,我要去死了,人们通常认为死是极大的灾难。然而当我早晨离开家时,当我来到法庭时,或在我发言的过程中,神都没有降一点征兆阻止我。在以前进行讨论时,神的声音经常在我说了半句话时突然打断我。但在这件公案上,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任何事情神从来都没有阻止过我。这怎么解释呢?我想,这说明死的降临对我来说是福气,我们把死设想为最大的不幸,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因为,如果我所做的事肯定不能带来好结果的话,我所熟悉的声音就会阻止我。



雅典街头的苏格拉底雕像。

从其他方面看,死亡也有理由被看作好的结果。死是两种境界之一,或是灵魂与肉体俱灭,死者对于任何事物都无知觉;或者如世俗所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死后没有知觉,就像无梦的睡眠,死就一定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我想如果让任何人把他沉睡无梦的夜晚与他一生中度过的其他日日夜夜相比较,在充分思考后指出,他的一生中有多少日日夜夜比他沉睡无梦的夜晚更美好、更幸福,我想,即使是波斯王都会发现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更不要说一般人了。如果死就像这样,我就把它称为福气。如果你们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把死后的整个时间看作并不比一夜更长。按另一种观点看,死是灵魂从此处移居到彼处,如果这一说法是真的,所有的死人都在那一处,那还有比到那里去更幸福的事吗,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摆脱了我们这里所谓的法官的纠缠,人们就可以发现那个世界有真正的法官管理着这样的法庭,像米诺斯、雷达曼托斯、埃阿科斯^①、特里普托勒摩斯^②以及所有生前行义死后成神的人,由他们管理着法庭,这样的地方不是最好的去处吗?请这样想一想:你们当中有人如果见到了奥耳甫斯、穆萨欧斯、赫西奥德以及

① 米诺斯、雷达曼托斯、埃阿科斯,传说是宙斯在凡间的儿子。作为对他们生前正义和虔敬的报偿,他们在阴间当了法官。

② 特里普托勒摩斯,农业的传播者,农业神。别处并没把他描述为阴间的法官。



雅典城阿戈拉的残垣断壁，这里曾是斯多葛学派的诞生地，苏格拉底常在此论学。

荷马将会怎样呢？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愿去死十次。在那里可以碰到帕拉墨得斯、特拉蒙的儿子阿雅克斯以及其他英雄，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一定是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也是由于不公正的审判而死的。我想如果把我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相比较，将一定非常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愿在那里也像在这里一样，把时间花在考察和研究人的心灵上，找出他们之中谁真正聪明，谁只是自以为聪明。尊敬的陪审员们，

特洛伊之战的将领们，还有奥底修斯、西叙福斯以及成千能叫出姓名的男男女女都在这里，能够向他们提问，与他们交谈和争论，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为此一个人还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我想，在那里，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这种行为而置我于死地。因为，如果人们所说的是真的话，在那个世界里，除了种种我们这个世界不具备的幸福外，那个世界的人还是永生的。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也应满怀信心地期待死亡，把你们的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伤害一个善良的人；不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众神都会关照他的。我的这种经验是活生生的。我很清楚，借助死亡来摆脱一切繁杂事务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这就是神的启示不来阻止我的原因。从我这方面来说，对那些指控和投票赞成处死我的人，我并不怀任何怨恨，虽然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善心，而是打算伤害我，他们应为此而受谴责。我只请求他们应允一件事：当我的儿子长大后，尊敬的陪审员们，如果你们认为他们把钱财或其他东西放在首位而不把善放在首位，你们就像我谴责你们那样去谴责他们；如果他们毫无理由地自以为了不起，你们就要像我责骂你们那样去责骂他们。因为他们忘记了潜心向善，自以为了事有益而实际于事无益。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和我的儿子就算在你们手下得到了公正的待遇。

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余灵灵、罗灵平 译）

【阅读提示】圣·奥古斯丁(354—430),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最负盛名的神学大师。一生著述宏丰。本文选自其代表作《忏悔录》,题目系编者所加。奥氏在这部自传体的著作中,深刻地剖析了自己从迷信异教(摩尼教)到改信基督教的曲折历程。他讲述了自己在“渺茫的荣誉”和“猖狂的情欲”中,在漫长的“歧途”中,内心仍然不断听到天主的呼唤和启示,并最终把他引向真理的道路。他还揭示了对天主的认识并不是依靠人的理性或“聪明”,而是依靠“纯正的信仰”。

【关键词】良知,天主的“道”,灵魂,美,统一性,信仰。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

[古罗马]圣·奥古斯丁

我从19岁到28岁,9年之久,陷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惑惑人,自欺欺人,公开是教授所谓“自由学术”,暗中则使用虚伪的宗教幌子;前者是出于骄傲,后者则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虚妄。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名誉,甚至剧场中的喝彩、诗歌竞赛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戏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澡雪这些污秽:我供应那些所谓“优秀分子”和“圣人们”^①饮食,想从他们的肚子里炮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们。我和那些受我欺骗或同我一起受人欺骗的朋友们从事于这种荒谬绝伦的勾当。

我的天主,那些尚未蒙受你的屈辱抑制而得救的骄傲者,任凭他们讪笑吧;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如果没有你,我认为我自己只是一个走向毁灭的向导!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饮你的乳、吃你的不朽的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们,孱弱、贫困的我们,愿意向你忏悔。

^① 指摩尼教徒,该教是当时盛行的一种以火为崇拜物的原始宗教。奥氏19岁时皈依摩尼教,后对其教义不满而改信基督教。——编者

二

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辩术，我身为私欲的败将，却在出卖教人取胜的争讼法术。主啊：你是知道我希望教些好学生、当时所称的好学生；我一片好意地教他们骗人之道，不是要他们陷害无辜，但要他们有时去救坏蛋。天主啊，你远远望见我在斜坡上摇摇欲坠，我在浓雾中射出一些善意的闪光，你看见我在教导那些爱好浮华、追求谎言的人时，虽则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但还能表现出一些良知。

这些年，我和一个女子同居着，我们两人不是经过当时所谓合法的婚姻而结合的，而是由于苦闷的热情，我忘却了理智而结识的。但我仅有她一人，我对她是始终如一，并无其他外遇。在她身上，我亲自体验到为子嗣而勉强同心的婚姻与肉欲冲动的结合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违反了双方的意愿而生育子女，但对所生的子女也不得不加以爱护。

我还记得一次参加诗剧比赛，一个巫师问我如赢得胜利，给他多少钱作为酬报，我是非常憎恨这种龌龊的邪术，我回答说，即使能赢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愿为我的胜利而杀一只苍蝇，因为这巫师将杀牲祭祀魔鬼，认为如此则可以为我获致魔鬼的助力。但是，我心灵的天主，我之所以拒绝，并非出于你所喜爱的贞纯，因我当时只能想象物质的光华，还不知道爱你。一个灵魂向往这种虚幻，不是“离弃你而犯奸淫”^①吗，不是在信任谎言，“饲喂狂风”^②吗？因我虽不愿为我而举行淫祀，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享祭魔鬼，魔鬼以我们的错误为乐趣，为嘲笑的目标，我们在饲喂魔鬼不就是在“饲喂狂风”吗？……



圣·奥古斯丁(祭坛画)，
171×51厘米，
画于1471年之后，
木板蛋彩画，
藏于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

三

在这些年代中，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结识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他

① 见《诗篇》72首27节。

② 见《旧约·何西阿书》12章1节。

和我一起研究学问,又同在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就学、一起游戏的。但幼时我们两人还没有深切的友情,虽则后来也不能谓是真正的友谊,因为只有你把那些具有“因我们所领受的圣神而倾注于我们心中的爱”^①而依附你的人联结在一起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但那时我和他的交谊真是无比甜蜜,同时,因嗜好相同,更增加了我们的投契。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尚未真诚彻底认识的真正信仰,把他拖到了我母亲为我痛哭的荒诞危险的迷信之中^②。他的思想已经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经不能没有他。你是复仇的天主,同时也是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你用奇妙的方式使我们转向你;这温柔的友谊对我说来是超过我一生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脱离了人世。

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个人内心的经验,也不能缕述你的慈爱。我的天主,这时你做什么,你的判断真是多么深邃!他患着高热,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画像。



圣·奥古斯丁画像:他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多了解真理,但信仰乃至上,“如果要明白,就应当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不能明白。”

好久不省人事,躺在死亡的汗液中;病势看来已经绝望,便有人给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并不措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所得于我的思想,而不是得于别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岂知远远出乎我意料之外,病势转好,没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话时——只要他能说话,我即能和他谈话,因为我日夜不离,我们两人真是相依为命——我想把他在昏迷中领受“洗礼”一事向他打趣,以为他也将自诩这回事的。岂知他已经知道自己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对仇人一般,用突然的、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愿意和他交朋友,不能再说这样的话。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绪,让他保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对他又能为所欲为了。但是他从我疯狂的计划中被抢走,保存在你的身边,作为

① 见《新约·罗马书》5章5节。

② 奥氏的母亲是信奉基督教的,曾因他生活放荡而特意从家乡赶来哭劝他。——编者

我日后的安慰。几天后，我又在他身边时，寒热重新发作，便溘然长逝了。

这时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所笼罩，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本乡对我是一种刑罚，家庭是一片难言的凄凉。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一种可怕的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憎恨一切，因为一切没有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别回来时，一切在对我说：“瞧，他回来了！”我认为我自身成为一个不解之谜：我问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假如我对我的灵魂说：“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它不肯听我的话，这很对，因为我所丧失的好友比起我教它寄予希望的幻象是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人。对我，只有眼泪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

四

我为何要说这些话？现在不是提问题的时候，而是向你忏悔的时候。那时我真不幸。任何人，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都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便会心痛欲裂。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尚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是如此。我满腹辛酸而痛哭，我停息在痛苦之中。我虽则如此痛苦，但我爱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因为我虽则希望改变我的生命，但我不愿丧失我的生命，宁愿丧失朋友；我不知道我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法传说中的奥莱斯得斯和彼拉得斯，如果不是虚构的话，他们两人愿意同生同死，不能同生，则不如同死。但当时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情绪：一面我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越害怕死亡，死亡抢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记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此。

这是我的心，我的天主啊，我的内心是如此：请看我的记忆。你是我的希望，你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转向你，你解除了绊住我双足的罗网。那时，我奇怪别人为什么活着，既然我所爱的、好像不会死亡的好友已经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既然死去，而我，另一个他，却还活着。某一诗人论到自己的朋友时，说得很对，称朋友如“自己灵魂的一半”^①。我觉得我的灵魂和他的灵魂不过是一个灵魂在两个躯体之中，因此，生命对我成为可怖的，因为我不愿一半活着，我也可能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热爱的他整个死去。……

五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不要让你的耳朵为浮华的喧嚣所蒙蔽；你也倾听

^① 罗马诗人荷拉提乌斯(公元前65—8)的诗句。